

當代中華體制

中國模式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

潘維 著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當代中華體制

——中國模式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

潘維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責任編輯 俞 笛

封面設計 吳冠曼

版式設計 鍾文君

叢書名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

書名 當代中華體制——中國模式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

著者 潘 維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香港九龍塘聯福道 34 號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深圳市恆特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民治橫嶺村恆特美印刷工業園

版次 2010 年 5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大 32 開（141 × 210 mm）164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936-1

© 2010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當代中華體制

——中國模式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

出版說明

當代中國研究叢書是香港三聯書店和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合作出版的第一個重要項目。

由2009年9月開始，這個項目正式起動，我們將聯合出版有關研究中國當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環境等方面的專著、合著、論文集等。這套叢書，設計初期每年出版約十種。除了有選擇地收入浸會大學及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外，我們將熱誠歡迎本港及海內外學術界提供資料豐富、有分析、有新見，同時又簡明可讀的有關當代中國包括內地、台灣、港澳及中外關係的研究著作。

期望本叢書可以見證當代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各領域的全面發展及其發展路程中艱難跋涉的印跡。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目錄

答記者問（代序）	1
----------------	---

當代中華體制

——中國模式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	21
-------------------------	----

附錄

中國未來三十年：願景與陷阱	147
---------------------	-----

答記者問（代序）

1. 問：可否談談您研究中國模式的歷程？您什麼時候開始清晰地意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一種模式？哪些因素促成了您的這一思考？這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是不是加速了您對中國模式的思考和總結？

答：2006年春天，我領導的「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決定把「中國模式」作為核心項目。這個項目得到了王紹光教授在內的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包括香港和台灣朋友們的支持和幫助。我們在內地和香港召開過若干次小型研討會，還有2007年我中心主辦的「我國三十年社會價值觀變遷」大型研討會，最終我們在2008年底主辦了「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大型研討會。會議討論的實錄已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會議論文集已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這兩本書的作者群已經展示了這個項目的支持者。我那篇關於「中華體制」的論文最早出現在2008年印發的會議資料集裏。

換言之，西方的金融危機不是我們研究中國模式的起因。這個危機的意義，今天下結論還嫌太早。然而，這個危機至少讓我們減少對西方金融模式的迷信，減少了對市場機制的迷信。

為什麼做這個題目？第一，為了「破」。我們認為破除選舉迷信是我國知識界和政界的緊迫任務。我們非常擔心「選舉迷信」在我國的流行。多黨競爭型選舉這個西方的「人民授權儀式」風靡了整個亞非拉，風靡了而今已經淪落到第三世界行列的曾經的「第二世界」。我國沒有東施效顰，頂住了這個西方主導的「世界潮流」，中國共產黨沒有分裂，13億中國人民

沒有分裂，團結在一起，集中精力搞建設、不折騰，所以沒停滯、沒崩潰。我們希望從這個事實出發，傳播我們先前對選舉政治弊端的理論認識。王紹光教授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講》是在「破」的方面做出的傑出努力。我早年也曾撰文著書，批評「民主迷信」。我們堅持認為，有病要服藥，但不能服毒自殺，不能像蘇聯那樣自殺，徹底拆掉自己的政治體制，不能拆故宮建白宮。第二，為了「立」。我們都認識到，「破」不能取代「立」。我們當然看到了中國眼下存在的大量問題，特別是腐敗問題。說選舉迷信不好，不能解決腐敗問題，那什麼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提出「選舉化」之外的解決問題的思路。我給出的思路就是「中華體制」，解釋什麼是「故宮」，代表了「立」的企圖。我用12個支柱構成的「中華體制」來解釋成功，用背離「中華體制」來解釋挫折和失敗。我們這批人，對中國現有的根本體制有信心。王紹光教授最近發表的兩篇文章，關於學習能力和醫療改革的文章，都體現了這種信念。

2. 問：《中國模式》（中央編譯出版社）一書的序言中，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書記吳志攀提出，這標誌着中國學派初步形成，開始向西方爭取話語權。有些媒體也提出，《中國模式》一書是中國學派首次歸納中國模式。您同意這種說法嗎？您認為，從理論角度對中國模式進行總結究竟有沒有現實意義呢？

答：「中國模式」本身沒什麼特別的含義，就是關於中國

成功原因的理論抽象。成功的原因稱為「模式」；失敗的原因稱為「教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的成功，是研究「中國模式」的前提。若否認中國的「成功」，當然就不可能認同有關「中國模式」的研究。

抽象歸納「成功原因」，是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20世紀70年代有「斯里蘭卡模式」，後來有韓國模式、日本模式、巴西模式、德國模式、台灣模式等等。韋伯著名的「政府權力模式」也是類似的研究。在今天的社科博士論文中「建模」是個基本的研究方法。成功了，自然就會有學人去總結成功的原因。中國的成功在21世紀頭10年成為明顯的和公認的事實，「中國模式」的研究也就日漸成為世界的顯學。

因此，「中國模式」概念沒有什麼發明權問題，談不上西方東方，或者誰談論得更早，都不過是近五年的事。問題在於誰歸納的「模式」更精緻，更有解釋力。

總結「中國模式」的現實意義很清楚：首先，歸納模式能夠「為比較提供知識，為現實提供定義，為未來提供指南」。其次，我們不滿意於時下流行的解釋系統乃至概念系統，所以創造了另外的解釋體系。我提出一個「三位一體」，自成因果鏈的「中華體制」，希望在理論和概念上有所貢獻，企圖超越中西古今左右，為中國事務提供更有力的解釋。

正如共產黨當年不斷總結中國革命成功的「法寶」，中國學人需要在理論上不斷總結本國建設的成功道路。不懈的理論追求體現學術質量。作為中國人，我提供的總結與其他國家學者提供的總結，哪個更精緻，孰優孰劣，乃是仁者見仁智者

見智的事，是讀者和學界自由評價的事。至於關於解釋中國事務的「話語權」，我本人希望掌握在中國人手裏，因為利益攸關，事關本國前途，自己更上心。不過，這只是一廂情願而已。然而，若與他國學者解釋的差異不是來自學術水平，而來自政治立場上的重大分歧，當然就屬於話語權的「爭奪」了。

「中國的成功」是個知識寶庫。無論多大的「權威」，也擋不住學人的好奇和追求。然而，為什麼總有否定這種追求的「權威」聲音？中國的成功，如同當年蘇聯的成功，有很大的世界政治和國際政治意義。因此，對「中國模式」學術研究的態度就染上了強烈的政治情感色彩，體現我國和世界的政治思想分裂。比如「不成熟論」、「擴散論」、「捧殺論」、「友邦驚詫論」等學理上極為無聊的話題，都代表論者的政治傾向。發展變遷的社會就不需要理論研究？若社會不變遷才不需要理論研究。怕被他國學習或關注就不做本國經驗的理論概括了，就不能去總結「法寶」？「友邦驚詫」怎麼可以成為阻止本國學術研究的理由？而說西洋人欲借「中國模式」來「捧殺中國」更是無中生有的「陰謀論」，十分無聊。西洋的主流觀點是：「中國模式」就是「專制加市場」，幾乎屬於罵大街，哪裏算得上什麼嚴肅的研究？世界上有一大堆從未實行過「計劃經濟」，屬於「市場經濟」的「專制」國，怎麼就沒「成功」？

3. 問：從喬舒亞·庫珀·雷默提出北京共識之後，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在稱讚中國模式，有媒體說你主編的這本書是中

國學界對西方人熱捧中國的第一次正式回應，您認可這種說法嗎？您又如何評價外國人對中國的這種熱評？

答：我們的研究與西方對中國的態度毫無關係，完全談不上「回應」西方的「中國模式」熱。我們開始設計這個項目時，西方還沒什麼人談中國模式。我與雷默是好友。他是嚴肅的學者，熱衷學術創新。他發現了相對於「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但那是關於美國對外政策分析的一部分，與我說的「中華體制」沒什麼關聯。西方不存在什麼「熱捧」中國的事。西方對中國成功原因的理解總體上相當淺薄，主流認為不過是「專制加市場」，基本屬於謾罵。中國還有人認為西方要「捧殺」中國，那更是毫無根據的臆測。中國的成功是舉世公認的，世界上有嚴肅的學者不屑於「專制加市場」論調的淺薄，深入探究其原因，體現的是求知慾。哈佛大學邀我去演講，解釋中國的成功，是因為那裏有很嚴肅的學者注意到我做的這項研究，認為有學術交流的價值。

4. 問：您在書中說，「中國學派」已經誕生了，在您看來，「中國學派」目前的規模如何？他們有哪些特點？

答：我文中沒有說中國學派「已經」誕生了。但我看到了曙光，預言其誕生，希望為催生這個學派盡份心力。今天，這個學派已經呼之欲出了。在各個人文社科領域，我們看到中國學者開始表達極具中華學術特色，在概念上有中華文明之根的理解，即不同於西學的理解。另外，這個呼之欲出的學派尚且相當「山寨」。「山寨」的含義有三。第一，狂熱地汲取世

界上一切有用的發明創造。第二，劫富濟貧，把原本為上流社會專用的好東西拿來普及給普通人。第三，強悍地進行集成創新，用洋槍造土炮，強詞奪理，舊瓶新酒，削履適足，實用主義，不信奉教條主義。中華對西來的「佛教」是這種態度，對西來的「民主」也是這種態度。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靠的就是開放、學習和為我所用的實用主義態度。佛教是印度的，但禪宗是中國的；中國禪宗與當初流行於印度的佛教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沒什麼相同之處。同樣的道理，「人民共和」也未必非得同西方的republic一模一樣。把印度Buddha 譯成「佛」的那天，佛教就開始了中國化過程。中國模式當然不是沒有主心骨。鄧小平講「摸着石頭過河」，也還講過「四項基本原則」呢。中華文明有不變之處，有以不變應萬變，促萬變的精華。我所概括的12個支柱，都非常中國，都是有中華之根的。中華政體的面貌天天變，但根本卻沒變，適應農耕社會，也適應計劃經濟，還適應市場經濟；既適應學習西方的東方，也適應學習西方的西方。但變來變去，還是非常「中國」。我並不支持「體用」之別，我支持完全放開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然而，中華之「體」不是主張與否的問題，不是喜歡與否的問題，這個「根」就有這麼深，這麼廣，罵不倒，也讚不垮。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有意願，付出努力去認真總結這個「根」。

5. 問：請您概述一下您歸納的中國模式的三個層面的內容。

答：為避免不必要地爭論無聊的「擴散」問題，我用「當

代中華體制」取代「中國模式」。「當代中華體制」可能是個更準確的概念，體現中華文明的延續性。

這個體制的表層是經濟體制，我稱為「國民經濟」，由國有和民有兩大部分共四個支柱組成，即：一、國家對土地（生產資料）的控制權；二、國有的金融和大型企業和事業機構；三、（以家庭和社區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四、（以家庭和社區企業為基礎的）自由的商品和資本市場。我用四個支柱構成的政治體制——「民本政治」——來解釋「國民經濟」。即：一、現代民本主義的民主理念；二、強調功過考評的官員遴選機制；三、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四、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糾錯機制。我用四個支柱構成的社會組織方式——「社稷體制」——來解釋「民本政治」。即：一、家庭而非個人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二、社區和單位，而非分層的市民會社，構成了中國的社會網絡。三、社會網與行政網重合，在基層彼此嵌入，成彈性、開放的立體網絡。四、家庭倫理觀滲透社會組織和行政管理的邏輯。國民經濟是表層，民本政治是中間層、關鍵層，社稷體制是最深層。國民經濟，民本政治，社稷體制，三位一體，共12個支柱構成了「當代中華體制」。我用了近7萬字來說明這個解釋體系，希望提供一個不同於流行的西方理論的理解，挑戰經濟學的市場與政府干預兩分，政治學的民主與專制兩分，社會學的國家與社會兩分。或許這是個粗糙甚至幼稚的解釋體系，但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6. 問：事實上，因為中國改革開放60年舉世矚目的成就，關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似乎國際上都比較認可。輿論普遍關注的是中國的政治模式，因為這是與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模式相比截然不同的一種體制。您也提到，中國政治的分工制衡並不完善，還有很多缺陷。請您評價中國的政治民主制度不同於西方的特點所在？

答：現實的政治體制不可能「完美」。完美的就不是現實的。模式研究不是講缺陷的，而是解釋成功。從邏輯上講，若遭遇重大挫折，則必然來自背離模式。這與總結中國革命成功的「法寶」是一回事。批判這些「法寶」的缺陷，必須另寫文章，也就是對「教訓」的研究，背景自然是中國革命的失敗。就理論上說，我認為「分工制衡」與「分權制衡」各有存在的社會政治條件，說不上誰比誰更高明。我論述了兩者存在的不同條件。同樣，拿西方政治體制作為標準來衡量中國政治體制的進步和落後，追求中國政治體制的全盤西化，即人民與政府關係理念的西化、選官方式的西化、制衡手段的西化、主要執政機構的西化，屬於教條主義。若信奉教條主義，中國的建設事業不會有今天的成功。教條主義，無論是來自西方的西方，還是西方的東方，都需要我們警惕。我的意思是，別總拿西方的鞋來量自己的鞋，非說自己的鞋不合自己的腳。若強要拿西方民主來量中國民主，中國根本就沒民主。正如拿印度佛教來量中國佛教，中國根本就沒有佛教。可事實是：印度的佛教沒了，中國的佛教還活着。

7. 問：最近英國金融時報採訪了李澤厚，他認為，中國若能走出一條既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也不同於現在資本主義的新路，會對人類作出貢獻。但他認為，這樣的第三條道路現在還沒有找到，談模式還為時太早。「現在的中國是有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就是官本位，政府權力過大。」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答：「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還有「官本位」，就是定義，就是「模式」，而且是世界上獨特的模式。問題在於，這種抽象概括是否貼切、有解釋力。中國有「封建」社會嗎？在歐洲還是古希臘「奴隸社會」時，中國的所謂「封建」就崩潰了。中國是「資本主義」嗎？「封建資本主義」就是「官本位」？這「官本位」的「封建資本主義」怎麼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就？當代中國是「官本位」？那「刁民」、「人民起義」、「群體（暴力）抗議事件」、百姓諷刺政府和政府官員的短信等等，都從哪裏來？一個「官本位」就把中國60年的成功概括了？政府權力「大」或「小」怎麼定義？在什麼意義上，中國政府比西方政府對社會的干預「大」？中國人民真的希望政府權力再「小」點？還是嚴肅點，斟酌一番再做這些「判斷」吧。中國學術再差也還不同於洩憤。思想封閉，一味拿西方的概念和標準套中國，問題很多。西方人說「只有兩條路」；連西方人都還沒走出第三條，世界還有誰能走得出道路？這樣說，世界就真的沒路了。世界上明明有那麼多條路擺在我們面前，大家不都活着呢，中國不還活得挺出彩？總有人想「傳教」，把自己的活法兒強加給其他人，控制其他人。世界上濃

厚的血腥味，多半來自這「傳教」。那麼少的歐洲人，從一點點地盤，突然崛起，橫掃全世界，充其量也就500年。西方現代意義上的代議制民主，從美國的「傑克遜民主」算起，也就200年。世界有65億人。神話西方8億人中實行的制度，無視中國13億人生活的制度，無視12億穆斯林生活的種種制度，有點殖民地心態，有點自虐，有點怪。若西方在21世紀衰落了，神話西方制度「永久」、「普適」的人會少很多。「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可是在300年裏由興而衰。在20世紀，老牌歐洲強國非常「人道主義」地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打得全球血肉橫飛，而今也是明日黃花了。歷史很殘酷，不承認神話，因為歷史會打碎神話。

8. 問：看了您的雄文《當代中華體制》之後，讓人對中國模式產生了莫大的信心，因為以往在輿論當中許多受到諸多質疑的比如國進民退、司法不夠獨立、權力不夠制衡在您看來都是獨特中國模式的一部分，甚至三綱五常您也把它看作是一種責任意識，那麼您覺得中國模式有怎樣的不足？今後當如何補足？

答：「模式」不是關於「缺陷」的，是關於成功原因的抽象。說這體制既導致成功又導致失敗，就談不上「模式」了，也沒什麼學術價值。當然，沒有什麼模式是「完美無缺」的。「完美」不存在於現世，只存在於神秘主義的未來世界，即神聖的世界，神的世界。中華體制適應中華社會，在其他社會裏必然漏洞百出。同樣的道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也只適應